大嵩：落花如舞鸟如歌

卢小东

一

明洪武二十七年，来自温州的营兵徐普庵，肩背行囊，风尘仆仆走进鄞县大嵩。普庵先生原是磐石卫宁村千户所守兵，称得上一位老兵，现被调来卫戍大嵩所城。他新鲜地打量大嵩：建成不久的绵延城墙旗帜飘扬，狭长街头锤打兵器的铁匠铺火星四溅，大校场出操官兵的呐喊声自东门传遍全城；在第九井汲水女孩的倩影一闪而过。城下，大嵩江水被阳光照耀，江上渔船影影绰绰地驶向象山港。徐普庵喜欢上了大嵩，带着家属安心地在大嵩驻扎下来。作为大嵩所城1120名营兵的一员，徐普庵生命力强大，他历经战火、灾荒，自强守志，一辈一辈的徐氏家族从此在大嵩土地上繁衍。六百余年过去，徐氏成为大嵩的大姓之一，九世孙徐尔亮分居城北二里外方桥，也蔚然成村。

大嵩位于鄞县最东边海滨，一直以军事单位的面目出现。宋、元设有巡检司。《宋史·兵志》载，庆元府设十砦，其中一个就是大嵩砦，驻兵的任务在于擒捕盗贼与巡捉私盐，大嵩成为“砦”的理由无疑是地势显要以及拥有偌大的大嵩盐场。砦，等同寨，险厄处的守卫。明代海防巨著《筹海图编》称：“大嵩港对峙韭山，直冲外海，先年贼由此犯所城，突慈岙地方，极为险要，今拨战船巡哨。”这里的“先年”指明正统四年以后的二十年内，倭寇曾三次攻陷大嵩所。到嘉靖年间，倭害骤然加重，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总督浙江军务的胡宗宪委托专家撰《筹海图编》，大嵩作为海防要地赫然在图编中。

信国公汤和建大嵩所城是大嵩发展的一个转折，来自四面八方的戍城官兵及家属涌入，人口猛增，闲时民战时兵，大嵩逐渐得到全方位的开垦、建设，形成了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堡，成为滨海地区的政治及经济中心。纵然倭害逐渐平息（史载倭寇最后一次犯大嵩在嘉靖四十年五月，被官兵击败），局部城墙时有损坏，而守城士兵一直不曾撤去。直至清康熙初年，大嵩城仍驻扎“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兵三百五十九名”。雍正七年，浙江总督李卫签发过一份题为《改驻郡佐，以专职守以重海疆事》的文件，内称“查得鄞县之大嵩，地处海口，离城窵远，虽有提标、游击驻防，而界连象邑，山海交错，地方辽阔，不可无文员弹压，请将同知移驻大嵩，可以稽查海口，又得就近治理民事，甚与地方有益”。同知为知府副手，原本衙门在宁波城内，一纸令下，同知迁移到了偏远的大嵩办公，这一移就是二十余年。所城北门原有同知署遗址。

二

当我翻阅大嵩的历史，书卷里旌旗猎猎，刀光剑影；哗哗的声音来自城墙的某一段在数百年间的反复倒塌与重修。然而我也意外地查到了一首描写大嵩的古诗：《寄大嵩旧游》，作者金湜。金戈铁马之外，诗歌以另一种形式，为古城增彩。

金湜，鄞县人，明正德年间举人，在朝廷做官，曾出使朝鲜，致仕后，长居县城，以作画吟诗为乐，城内的延庆寺方丈待金湜为座上客，金湜乐于在寺内泼墨挥毫，他传世的那幅双钩墨竹图或许就作于延庆寺的僧寮。金湜时期的大嵩，已筑城池百五十年，人烟辐辏，车马骈阗，后来为当地人传说的千户治所、军械局、大小校场、环城遛马道、七十二井及两条大街、三十六条弄堂等军事与市政设施，金湜到大嵩例应有所目睹。其时倭寇未靖，而毕竟，前朝倭寇攻陷大嵩城的记忆，已经遥远，承平日久，所以金湜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游走了大嵩。

相比大嵩城的成熟，周边的村落如瞻岐、咸祥等此时正在发族或形成中。金湜劈头就在《寄大嵩旧游》中指出：“孤城如斗倚岩阿”。岩阿，山的曲折处。大嵩城孤独地倚山而存在。金湜此诗事后所作，为的是大嵩之行难忘。全诗：

孤城如斗倚岩阿，匹马曾从此地过。

行尽青山无虎踪，望穷沧海息鲸波。

鸡豚里社闲田少，斥卤疆场野灶多。

独记南楼同醉日，落花如舞鸟如歌。

古代写大嵩城的诗，《寄大嵩旧游》为我所仅见。诗中描绘了大嵩的山路迢迢、海波无垠；人家六畜兴旺、田里长满庄稼。金湜策马扬鞭，饱看山色海景。城外宽阔的滩涂，倭寇来时，是守城士兵与之厮杀的战场，平时仅见一只只煎炼海盐的大灶。大嵩盐在唐代已经有名，所谓“鄮盐始唐代，大嵩尤所尊”。元代专门有七品官员来管理大嵩盐场，级别与县官相当。金湜诗中称“野灶”，可能因为防倭，盐场暂时停止了运营。最后两句情绪荡漾：作者与朋友在所城南楼推杯换盏，只见门外落花缤纷，鸟在欢快鸣叫。貌似暮春时节的美好记忆了。

明代中叶大嵩城的风貌，在金湜诗中艺术地得到再现，我也感受到在森严城墙中透露出的一缕脉脉温情。金湜的这位大嵩朋友，很可能是守城军官，也是雅人一个吧。

战火短暂，和平长存。岁月静好式的日常，才是人们生活的正常面貌。

三

军中后裔多人才。明末清初，大嵩城出现了一位硬骨头诗人：张寅。张寅字明配，住城内东村，胸中有志，腹中多才。明朝的灭亡让张寅痛心，每每在大嵩街头慷慨陈词，不计后果。进入清朝，他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只隐于山中教书自给，直至老去。全祖望为编写《续甬上耆旧诗》，寻访张寅事迹，施沧涛为全氏背诵张寅诗句：“歌风近日多从北，吾道何时得向南？”全氏闻后“可为神伤”。在《续甬上耆旧诗》卷六十九“诸遗民诗”一栏，录入张寅《访友题梅谿亭上》一首：“奚囊载笔访山家，水曲云横道路赊。莫道近山多冷落，醉人清思有梅花。”

清顺治九年，大嵩张氏的另一位才俊张翼考中进士，官肥乡县令，政绩为百姓传诵。张翼子九英，字梅先，秀才，负奇气。夜读书，酒肉、干果点心、药饵摆一桌子，饥渴想吃时，随手抓起就往嘴里送，不辨为何物。康熙七年，张九英拜入黄宗羲门下，成为甬上证人书院首批26位弟子之一，“同社万季野（斯同）最博学，梅先不为之下”（全祖望语），由此得见九英的才学。可惜数年之后，张九英渡姚江船覆而没。九英同窗范光阳（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作诗《赠张梅先》，兹录于此，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大嵩才子：“短褐风尘里，论文始见君。栖迟看晚岁，感慨愧秋云。独有雄文在，无令壮志分。长安不易居，几得共殷勤。”张九英有两位胞弟，大弟九畹，字兰仙；仲弟九荪，字桂仙，均有文名。

四

大嵩所城的备战必然松弛下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长期和平环境之下，人民安居乐业，倒塌的部分城墙，往往就让它坏着，不见及时修复。乾隆《鄞县志》这样说：“大嵩滨海要地，自信国公筑城以来，迄今四百余年，日就倾圮。今承平无事，海波不扬，兴筑似非急务……”后来的大嵩城并非一下子毁去，它一点点的消逝，也许从那时起就开始了。

城池则日益热闹，城隍庙、天圣殿、文昌阁、汤和祠等15座寺庙映衬着大嵩作为古城的深厚底蕴。大嵩庙会“十月朝”及一年一度的集市“廿四市”，为地方的重大节日，声名波及邻近数县。桑文磁先生作有《大嵩十月朝庙会》竹枝词四首，其一：“家家洗手作羹汤，远近亲朋满一堂。七巧三元午连夜，杯盘狼藉任荒唐。”盛况可见一斑。

安宁生活之下，大嵩又向人们展示了乐善好施的一面。晚清以后，大嵩办起了慈善机构恒德堂，置义冢，收葬暴露尸骸；夏天向居民发放解暑药品，贫苦人家如无力丧葬，可向恒德堂领取棺材。甬上名士董沛作有《恒德堂记》。大嵩及上路乡绅又联合创立“萃嵩文会”，培养、资助本地有志高材，把他们的习作定期推荐给甬上宿学批改，优秀生在岐山、球山书院作重点培植。本文开首提到的徐普庵，其后代在民国初年于徐氏宗祠“听彝堂”内开办“听彝国民学校”，聘请秀才担任教员，本族子孙均可免费在此读书。直至1949年之后，此校并入大嵩中心小学。

大嵩城内最大的慈善者，当推桑坚春（号曾三）。据桑文磁《先王父曾三公传闻录》所载，曾三先生为修建大嵩桥，与好友慈溪费冕卿合作，花费五万银币，历经四载，于1923年建成大嵩桥。桥分五洞，长80米，宽四五米，为宁绍地区最大的石拱桥，顿成名胜。时宁绍道尹黄庆澜称赞不已，赠桑曾三“造福桑梓”大匾一方，以资嘉奖。

五

杨霁园来大嵩作客之时，正值桑曾三修建大嵩桥。大嵩桥横跨大嵩江之上，是当地通往奉化、象山的要津。明代嘉靖二十年始修，为平桥，石墩上以木为梁，梁上铺以石板。光绪末年，大嵩桥年久失修，几属危桥，只因资金缺乏，修桥事迟迟搁置。直到曾三先生自杭州钱庄辞职返乡，热心社会公益，兹事才有了着落。修桥期间，两次遭遇强台风，支架被吹折，以致费事日久。霁园先生为修桥的不顺暗暗担心，住宿大嵩的傍晚，他出西门来到江边，眼见小城苍茫，校场渡静默，而江桥尚未合龙，不禁口占一绝《大嵩桥》：“荒城半小山，古渡几夕照。石梁久不成，夜黑鼋鼍啸。”

待日后桥梁落成，一架跃起如龙腾，人们欣喜相告。“大嵩桥”三字由钱罕题写，杨霁园撰大嵩桥联。杨门弟子张君武、胡彤父、叶华等也留下了吟咏大嵩桥的诗篇。这是后话了。

杨霁园作客大嵩并留宿的地方，在城西的卷怀楼，楼主桑粹臣，自号“卷怀”，系杨门生。他多才而忧郁，其父就是曾三先生。曾三建大嵩桥声名鹊起，匪人眼红他的多金，竟于桥建成后的第三年绑架了曾三，并撕票。卷怀在弱冠之年遭丧父之痛，自此多是随师埋头读书，或啸傲山林，吟咏寄兴。著有《卷怀楼诗稿》。他善治印，为乃师刻过“迫移”一印；精小楷，日抄数千字工整清新，无一遗漏。大嵩城素多勇士，而郁郁寡欢脸色苍白的青年卷怀，则可视为小城的温柔部分。卷怀先生早年作有《卷怀楼自题》一诗，有对命运的思索，更是他活在大嵩的自我写照：

世路尘昏足未投，小窗樽酒若为酬。

江声作雨诗如梦，月色横城气易秋。

离乱频闻成岁例，升沉无与付东流。

九峰山下家千户，落日苍茫独倚楼。

今年深秋，我去大嵩。徜徉在古城小街，行人寥落，某家电器修理店的音箱，倒是传出电台的新闻播报声，那音量开得颇大，让人疑心店主有意制造街头的人气。一位热心的徐姓村民陪着我走了差不多半个古城，在城门山附近，徐师傅指着密密一排房子对我说：南门在此，盖房子的地方原本是城墙。他这样随口一讲，我心里却咯噔一下，瞬间想到城墙完好年代的大嵩了。

滑铁卢感怀

舒云亮

五十年前我读高中时，第一次听到滑铁卢这个词，朦胧觉得它跟失败有关。心里想，失败就失败好了，为什么要用这么个怪兮兮的词语？那时候中学没有开设历史地理课，信息闭塞，使得我们犹如井底之蛙。

后来慢慢知道了，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地名，从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那里打了个败仗，所以滑铁卢就成了失败的代名词。再后来读《拿破仑传》，对那位在欧洲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和比利时有了更多的了解。

比利时位于欧洲中心，国土面积只有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万，但有两种文化。生活在北方的是弗拉芒人，讲弗拉芒语（荷兰语的一种方言），南方的瓦隆人讲法语。政府的公文用法语和弗拉芒语两种文字写就。首都布鲁塞尔在弗拉芒区，居民大多是弗拉芒人，但街上的路名店名和广告牌基本上是用法文书写的。也许他们认为，弗拉芒语或荷兰语是小语种，别说外国人听不懂看不懂，就是南方的瓦隆人也未必明白。布鲁塞尔是国际都市，是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所在地，法语是大语种也是高雅语言，所以那里的弗拉芒人慢慢地养成了在外用法语，家里说弗拉芒语的习惯。由布鲁塞尔往南就是滑铁卢所在的瓦隆区了。

滑铁卢有上千年历史，但几个世纪来，这里一直是个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农业村镇，勤劳厚道的居民大多世世代代耕作农田，种植庄稼。他们应该不会想到，有一天这里会成为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的血腥战场，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成为游客络绎不绝的一个旅游景点。

战事的起因是1815年3月，拿破仑一世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囚禁地返回巴黎后重新称帝。英国威灵顿公爵统帅的英荷联军，与布吕歇尔元帅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组成了第七次反法联盟。他们分别在滑铁卢附近集结兵力，准备攻打巴黎。但拿破仑不畏强敌，主动出击。1815年6月12日，他率领12万士兵从巴黎出发，于6月15日抵达瓦隆地区。

第二天法军由南往北发起进攻，在利尼、四臂村和瓦夫尔分别打了胜仗，迫使联军北撤至滑铁卢一带，法军乘胜追击。6月18日，滑铁卢战役打响了，其间法军骑兵曾两次突入英荷联军阵地，但因缺乏步兵支援而被击退。傍晚时分，普鲁士军队赶到战场，得到了增援的联军立即开始反击。而法国预定的援军在瓦夫尔被普军的后卫部队拖住，未能及时到达，在联军的两面夹攻之下，法军全线崩溃，拿破仑含恨离开了战场。

联军及时等来了援兵而法军没能等到，也许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偶然因素。但他与整个欧洲为敌，失败是迟早的，也是必然的。

法军战败后，拿破仑的“百日王朝”覆灭，他被迫于6月22日在巴黎宣布退位，随即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去滑铁卢参观游览。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汽车从布鲁塞尔出发，往南行驶20分钟就抵达了索瓦尼森林边缘的滑铁卢镇。古战场就在小镇南侧，略有起伏的农田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展现了典型的欧洲田园风光，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大规模战役。

前面有栋圆形建筑物，走近一看，原来是滑铁卢战役纪念馆。门口站着一个小伙子，身着拿破仑时代的军服，让人感觉到一丝古战场的气氛。展馆内陈列着当年交战双方使用的一些兵器和旧物，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周墙壁上360度的环形全景图画，展示了当年法军和盟军在各个方向的鏖战画面。

纪念馆后面还有一座小山丘，是百年前由人工堆起来的，人们称之为狮子山丘。山头上安置了一尊重达28吨的铁狮子，据说是用法军丢弃在战场上的枪炮铸成的。走上200多级台阶到达山顶后，可以俯瞰滑铁卢古战场，还可远眺北方的布鲁塞尔市。

虽然威灵顿公爵是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但在人们心目中，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失败者拿破仑。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去世，被安葬在岛上的托贝特山泉旁。此后一百多年间，坊间一直传说他是被英国间谍用毒药毒死的。拿破仑在死前两个月曾经写道：“我活不长了，是被英国寡头政治集团及其雇佣的杀手所谋害。”在他死后，他的仆人保留了他的一绺头发作为纪念。上世纪60年代，人们把他的部分头发送去化验。现代中子活化分析结果表明，头发中的砒霜（砷）成分严重超标，意味着拿破仑在死前四个月里持续有大剂量的砒霜摄入。但他到底是被看管他的英国狱警，还是被他的一名随从，或者是被自己所服用的药物毒死的，已经无法破解了。

世人似乎都喜欢把打胜仗的地名拿来用作自家的路名、城镇名或建筑物名，以此来炫耀和纪念自己的胜利。1805年拿破仑在今捷克境内的“三皇会战”中击败俄奥联军，取得奥斯特里茨战役大捷，立即下令在巴黎市内建造宏伟壮观的凯旋门。法国人意犹未尽，在三十多年后的1840年，又把巴黎南郊新修建的一座火车站命名为奥斯特里茨站。

英国人当然不甘落后，在滑铁卢彻底击败拿破仑后不久，1817年即开始在伦敦泰晤士河上建造滑铁卢桥。1848年在大桥南端建成的一座火车站，被命名为滑铁卢站，经过那里的地铁和公交车也都使用滑铁卢的站名。英国人还把这个名字带到了海外。在大西洋彼岸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座城镇，1816年被命名为滑铁卢市。那是加拿大的硅谷，有黑莓的总部和谷歌的研发中心，那里还有滑铁卢大学和滑铁卢国际机场。即使是在遥远的香港九龙半岛，也有一条马路叫滑铁卢道（Waterloo Road），粤语译名为“窝打老道”。

200年前滑铁卢古战场的硝烟早已飘散，但愿世界和平，人类远离战争。

邱文雄 摄

邂逅的旧地（外三首）

林俊燕

曾有　多少凝眸
缘于不期的相遇
曾有　多少回首
因为风雨的迷离

共度的日子
都是一枚枚雨花石
铭记着沙滩上偎依的身影
与
深深浅浅的足迹

朵朵浪花都把记忆邀请
泪水却不请自来
苦涩的海水总在身后
注满每一个交错的脚印

站在邂逅的旧地
等待
化作黄昏的背影　任
思绪把夕阳的斜晖
拉得好长好长

那不是雾

从草垛中钻出来
目光所向
昨夜星辰灿烂依稀
却望不见故乡
故乡那棵老槐树
此时　在夜的微光下
正低眉怀旧

低眉怀旧
我赠别你的心形小舟
在何处漂流
在何处漂流

此时眼前漫起
朦胧恍惚的
那不是雾不是雾
是你轻启的诺言
模糊了我追寻的路

夕阳

寂寞的歌
沿地平线滚动

美丽的梦
滑落到遥远的故事
模糊了一片记忆
边缘　灿烂得锥心
殷红的一眼天
倾诉不尽的思念

浓重的光影渐渐打散
那藏在心底的爱淹没了
弄咸了一轮红太阳

树与鸟

一直希望
你是棵千年古树
在阳光下
闪烁永远的新绿
而我
是那只栖息在树上的鸟
每天重复着幸福的啁啾
但许多日子的流逝
使你执着了千年的心
在片刻间彻悟

消失的树　飞走的鸟
一如你的给予　我的欢欣
最后的珍藏
挽不回伤感的失落

时光漂白这段千年的梦
在每个梦醒后的清晨
我是那只盘桓不去的鸟
驭着惆怅
含泪追忆
千年前那醉人的绿树